

如果世上有一双抚爱的巨手,那必是草原上透明的风。

风是草原自由的子孙,它追随着马群、草场、炊烟和歌唱的女人。在塞上,风的强劲会让初来的人惊讶。倘若你坐在车里,透过玻璃窗,会看到起伏的绿草像千万条闪光的蛇在爬行,仿佛拥向一处渴饮的岸。

这是风,然而蓝天明净无尘,阳光仍然直射下来,所有的云都在天边午睡。这是一场感受不到的午夜。在风中,草叶笔直地向前冲去,你感到它们会像暴躁的油画家的笔触,一笔一笔,毫不犹疑,绿的边缘带着刺眼的白光。

风就是这样抚爱着草叶。蒙古人的一切都在这些柔软的草叶的推举下变成久远的生活。没有草,就没有蒙古包、勒勒车和木碗里面的粮食。因此“嘎达梅林”所回环咏唱的歌词,其实只有一句话:土地。每天,土地被风无数次丈量过,然后传到牧马人的耳边。

到了夏季,在流水一般的

风里,才会看到马的俊美。马群像飞矢一样从眼前穿过时,尾鬃飘散如帆,好像系在马身的白绸黑绸。而这样的风中,竟看不到花朵摇曳,也许它们太矮了,只是微微颤着,使劲张开五片或六片的花瓣。

在风里,姑娘的蒙古袍飘飘翻飞,仿佛有一只手拽她去山那边的草场。这时,会看出蒙古袍的美丽,由于风,它在苍茫的草地上抖搂亮丽。而姑娘的腰身也像在水里一般鲜明。

背手的老汉前倾着身子勉力行进,这是草原上最熟悉的身影。外人不明白在清和天气,他走得何以如风中跋涉。风,透明的风吹在老汉脸上,似乎要把皱纹散开,把灰色的八撇胡子吹成小鸟的翅膀。

在这样的风里,河流仍然徐徐而流,只是水面碎了,反映出对岸的柳树。百灵鸟像子弹一样“嗖”地射向天空,然后直上直下与风嬉戏,接着落在草丛里歌唱。它们从来都是逆风而翔,歌声传得很远。

## 插队在“鸟巢”

罗雪村 文/图

应该说,“鸟巢”建在我插队的地方,那地方过去叫大屯公社北顶生产队。

听老辈人讲,它曾是北宋囤积粮食的地方,想必是片良田沃野。我插队的村子上,叫北沙滩、南沙滩,曾是一片水域,到旱季,会露出南北两片沙滩;还有个苇子坑,有百亩之大,久旱不干,是鱼虾、鸟禽的乐园,1952年建设北京航空学校(1969年改建为长空机械厂)时填埋。如今地名尚存,那一番田园胜景在我插队时只是传说了。

我1974年到北顶生产队当知青,和社员一块儿下地干活挣工分。一天,在玉米地里榜草,就是拿锄头把杂草除掉,再用土掩埋压实。我干得仔细,一垄下来已经直不起腰。

那时队上一个工分值3分钱,壮劳力一天最高10分,知青不给算壮劳力。已想不起分红分了多少,问一块儿插队的同学蒋易生,他记得一年出工满勤挣60块钱,但口粮要扣120块钱,就是说不仅挣不到一分钱,还反欠生产队的。听说后来由公社给补上了,那时国家对知青第一年有专项补助。

北顶村有座庙,叫“娘娘庙”。据说北京过去建有五座仿泰山顶上碧霞元君庙(俗称娘娘庙)让人供奉,称五顶。东顶在东直门外,西顶在海滨区蓝靛厂,南顶在永定门外,中顶在右安门外草桥,位于北边的便称北顶娘娘庙。建于明代的北顶娘娘庙,到民国时尚占地20亩,院四进,有房殿40余间,泥像120尊,当我看到它时,就剩一座破庙了。知青点(即“鸟巢”所在)向西不远就是娘娘庙,大殿里有村里唯一的小卖部,卖点儿油盐酱醋什么的,生产队偶尔开大会,也在庙前空场上。

1975年冬天,我们跟着队上壮劳力去几里外的北河参加大屯公社的疏浚河道会战,一个生产队负责一段河道,把河底淤泥挖上来堆到农田里。一到工地,河边一溜彩旗,河道里满是人,大喇叭放着歌曲“学习大寨呀赶大寨,大寨红旗迎风摆……”这热火朝天的场面叫人亢奋:我们用镐刨,或用铁锹挖,或推着独轮车上上下下跑。那年我刚20岁,干活不惜力,可肚里没油水,饿呀!生产队送饭来了,大筐箩装的全是大白馒头。众人一拥而上,真如饿狼扑食,那送饭的连声说:“别急,管够!”那天,我一口气吃了8个大馒头,可肚子还没饱。

会战期间,我办了一张油印小报《北河文艺》,画报头、写报道、刻蜡板一肩挑。一天,忽然想要有诗歌该多好!便跑到平安里解放军报社宿舍找顾城,那时他刚随父亲从下放的山东昌邑农村回京不久。我跟他讲起北河工地见闻,可能描述得挺有激情,他边听边在小屋里来回踱



北顶第四生产队场院边的农舍  
(上世纪80年代)



冬日北顶村  
(上世纪80年代)

步,没多会儿就吟出一首,赶紧写下来给我。回来我就把这首诗印在了《北河工地》小报上:烁烁闪闪,无际无边,呵!呵!千古不见,疑是银河落人间!笑语激荡,银河春潮漫,却原来——是北河工地,万丛篝火冲天……呵!望明天、望明天,篝火燃瞳仁,群星闪眉间。这首诗带有时代烙印,但顾城真诚,还记得他踱步时脸上莫名的神情。多少年后,老作家姜德明先生说起顾城这首诗,“虽然写在那个年代,他和别人写的还是不一样。”

插队三年,不光肚子饿,精神也饥渴,因为没书读。1975年,我借到一本小人书,是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画的《茶花女》。我把书带回知青点,一个人看了一遍又一遍,玛格丽黛与亚蒙美丽凄婉的爱情,一下唤醒了人性里一个神秘的灵物,让我看到20年生命之外的一个美好世界。

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历史,记下在“鸟巢”插队的点滴,也为记下一个人被消耗的青春年华。多少年后,读肖洛霍夫《静静的顿河》里描写有关集体农庄农民的劳动状态:30个干活的当中有10个蹲在篱笆边抽烟。村里小德龙他爹干活时就老爱蹲着抽袋烟,可一回到他家自留地,就不识闲了。

## 变故的间隙

介子平

某些偶然的因素,阴差阳错造成了意外结果,世间事往往如此。

一年又一年,每天有每天的新鲜,生命中的好时光,无外乎身体健康,亲人俱在,现世安稳。羡慕暮遂感叹“欢乐总是乍现就凋落,走得最急的,都是最美的时光”。变亦变,不变亦变,变故中的事务,难究竟是偶然抑或必然。遇你在春,熟在夏,疏在秋,别在冬,婚姻只是两个人的开始,并非结束,一朝别离,便在彼此的世界中相互缺席。即便如此,只求在最美的年华,优雅地遇见,之后的别离,另当别论。入伏后,树上的第一茬春叶便开始脱落,白头易老,赤心难存,是人间普遍的伤痛。所有不再钟情的爱人,以及渐行渐远的朋友、不相为谋的知己,都是当年自人海中独自看到的你,如今再将你送回人海。人生乐趣,全在不相干的事上,闯入别人的世界,原来只为寻找自己的缺少。

没有矛盾,便没有结构,当现实渐显当年的逻辑,剩下的结果,仅是个时间问题,该来的一定会来。茨威格说“那时候还太年轻,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,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”,或许此即因果。无论好坏,皆为自找,莫非所有人的当下,只是行走于未来飘忽不定的记忆。

好风如水,明月如霜,心有所定,方可神闲,变故的间隙,或只是风暴前的片刻宁静,能够坐下来喘口气,并专注地生活,便算人间美好。苏小小有遗愿,生在西泠,死在西泠,葬在西泠;陈佩秋有闲章,祖籍河南,生在云南,久居江南。理性社会也有失常之时,李白与杜甫相差不过十岁,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景象,一个是玉辇纵横、鲜衣怒马的盛唐,一个是路有死骨、三吏三别的衰唐。每次重大变故,皆急刹车般把人从虚幻中碰醒,变故间隙,或短或长,全凭运气。人不得时,利运不通,生活的悲情戏,莫非都是生命的赠予。所谓得时,在恰当时间里,恰好遇见。人生中出现的一切,无法拥有,只当经历。

感悟

新升为竹高竹枝金溪在岸  
为持持年再有新生者十丈  
龙孙绕凤池  
郑板桥诗一首  
辛丑夏月介子平书

张明智书法

小说

海兰花默默地点头。

妈妈说:“我和爸爸不会打你,但是应该把这件事情的道理跟你讲明白。你听到铁木耳被打的事情后,既不要高兴,也不必恐惧,这叫作惩罚,就好像烙铁在牛身上烙的印记一样,一生也不能磨灭。大人不能随便惩罚小孩,但也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就不惩罚他们。其实,我这样说你可能不理解,惩罚是人生一件宝贵的礼物,受惩罚的人永远记住他被惩罚的原因是什么。就这一点,它就称得起叫礼物,尽管这个礼物来得有点痛苦,但是人生哪有那么美好等着你。”

海兰花没想到妈妈一口气说出这么多话,

更没想到,她偷偷带着弟弟出来玩,差点儿酿成一个危险事件。她心头有点沉重,默默地看远方。

在妈妈对海兰花说话的时候,风景又有新的更新。太阳落山了,地平线上留下玫瑰色、金红色和深蓝色的天幕。沙漠耀眼的金色变成炉火一样的红色,而沙漠的背阴处变成了黑色,沙漠成为用红色和黑色勾勒出的立体雕塑。

前方模模糊糊露出了草原的模样,草原的草在夕阳下如同毛茸茸的红色毯子,有几个小湖泊映出水银似的反光。海兰花看到了树,那些蒙古栎树、蒙古黄榆树和白榆树星星点点地散落在草原上,这一棵离那一棵很远。这些树被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37

鲍尔吉·原野

著



《乌兰牧骑的孩子》节选

夕阳拉出很长的影子,好像树在自己的影子里藏了好多东西。

再往前走,海兰花看到了白银花的房子和蒙古包。

骆驼看到这些房子竟加快了脚步,它高高地昂起了头,与其说昂头不如说高高扬起了自己的嘴巴,它的嘴巴和眼睛在同一水平面上。

连载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37

乔忠延

著



《幸福从安全出发》节选

他紧走几步,正要抬腿进门,听见了前方的召唤声,急着让他测定河道,只得慌忙退后,赶往工地。

第二次路过家门,恰遇妻子娇娇站在门前痴望,看见他,妻子飞快地跑了过来,挽着他的手要他回家。大禹听见前方的洪水决堤了,高声咆哮,匆忙中和妻子说了句:“堵住豁

口就回来看看你们。”然后,随着治水大队跑步向决口的地方赶去。

第三次路过家门,大禹看见了他的儿子。他长得结实聪明,讨人喜欢。大禹将他抱在怀中,实在不忍放下。可是,治水工程复杂,大水狂泻,众人难以驯服,他不去不行。大禹一转眼放下孩子,抹掉泪水,向前奔去。

大禹治水的事迹感动了世人,人们将他写进神话。天上的应龙、灵龟赶来帮助大禹治水,它们左冲右撞,一摇一摆,只见山岭哗啦啦响过,倒了下去,一条河道展现在眼前。

大禹看得眼热,就变为一只黑熊,这黑熊力气真大,一拱,一拱,又一拱,一座座山岭就塌向两侧,成了河道。大禹治水入了迷!

不多日治到涂山。自从大禹走后,女娇无日不在思念夫君,每天没事就在门前张望。门前地低,望不到远方,就登上山岭,放眼白云缭绕的地方。她相信那正是夫君忙碌的治水现场,后来,人们就把女娇站立的山头称为望夫台。

大禹回到家乡后,便把妻子和儿子带在身边,一块儿治水。大禹忙碌时,女娇便做好饭送往工地。不过,大禹和女娇有个约定,他在山顶挂一面鼓,听见鼓声,女娇才能前去送饭。这天日近晌午,大鼓轻轻响了一声,这声音不似往常那么响亮。女娇心想,肯定是夫君饿坏了无力敲鼓,赶紧背了孩子前去送饭。到了山间看不到大禹。

故事